

导 论

人类文明的嬗变，深刻地映照思想政治教育发展的历史进程。随着人类文明的演进，尤其是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思想政治教育日益显示出独特的价值，对文明的影响日渐渗入人类社会机体的每一方面。那么，如何科学地认识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是我们不得不从哲学高度予以回答的问题。

思想政治教育价值论从本质上讲，是把思想政治教育存在的意义作为研究对象，它是思想政治教育赖以立足的根本问题。从思想政治教育价值论的逻辑结构序列看，它的研究中心和侧重点包括思想政治教育价值的概念、本质、观念史、特征、生成根源、形态结构、评价和实现等。这种研究旨在帮助人们正确认识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问题，使思想政治教育真正成为一种自觉的价值追求，价值创造和实现活动。

把价值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内容，既是时代发展的客观需要，又是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发展的内在要求，同时还是研究者的理论自觉。因此，在具体展开思想政治教育价值研究之前，有必要对这一课题的研究缘由、研究现状、研究方法、研究意义和思路框架作一概要的说明，从而为研究的深入确立一个良好的起点。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

思想政治教育是在阶级社会中客观存在的社会历史现象，是

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应用科学。古今中外，思想政治教育历史地发生着价值的正负跌宕。人类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由于社会主义运动在世界范围内出现波折，人们不禁反思：思想政治教育究竟有何用处？反思的背后，实际上是在追问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何在。

在党的历史上，我们有过异化思想政治教育价值的偏颇和失误，这种偏颇和失误把对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追求极端化为一个抽象原则，认为思想政治教育只是为社会政治服务的工具。这种工具价值观曲解了思想政治教育的真正目的，即满足人的生存和发展的需要。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主义价值观念的变化既包含了目的价值观的变化，又包含了工具价值观的变化，这两种变化共同演绎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中国的历史性选择。这种选择改变了过去仅仅把思想政治教育的工具价值作为基本价值来看待的思维惯性，恢复了思想政治教育价值中的目的和手段的真实关系。我们认为，随着价值主体在社会实践中的发展，其需要呈现出多向性、多维性的特点，思想政治教育满足这种需要所形成的价值既是目的价值，又是工具价值，是两者的内在统一。毋庸置疑，思想政治教育内含重要的价值哲学思想，它关系到人们对社会发展、阶级统治的种种观念性的看法，而正是这些观念性的看法又会进一步影响人们的思维和行动。“如果从观念上来考察，那么一定的意识形态的解体足以使整个时代覆灭。”^① 思想政治教育是社会意识形态中的核心内容，研究其存在的合理性可以构筑社会的精神骨架。

思想政治教育价值论是现实思想政治教育存在意义的一个重

^①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草稿）》，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46卷，3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要解释范式。过去，在说明思想政治教育的地位和作用时，往往只运用事实和直观经验的解释范式，如说“思想政治教育是党的传家宝”，其根据是思想政治教育代代相传，并保证了革命和建设的成功。这种解释就只是停留在事实认识的层面上，而缺乏理论深度，以至于人们无法科学地认识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思想政治教育这一客体究竟在革命和建设中具有怎样的合理性和合目的性，单从经验形态上，是无法深刻揭示的。因此，从价值哲学的高度抽象和升华思想政治教育的地位和作用，能够帮助我们科学地认识思想政治教育的真正价值。

思想政治教育学的研究现状要求深化思想政治教育的理性思考。纵观当前思想政治教育学的研究，虽取得了积极的探索成果，但从理性层次来说，技术性的乃至无明确价值定向的调查、评估和实验多于深层次的哲学把握，经验总结多于理性批判，经验主义的方法仍是一种习见的模式。对思想政治教育来说，经验能使理论思维存活，但只遵从经验和感受原则，只重眼前的实存状态，而把理论的抽象和应当如何的实践原则斥之为空洞的抽象，从而把实然与应然、现实与理想对立起来，使自身陷于形而上学的独断，因而不可能为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一个合理的方法论基础。所以，重视从价值哲学层面关注和提升思想政治教育的地位和作用，就成为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发展的内在要求。

邓小平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追问，校正了人们对社会主义基本价值取向的认识视角。同时，这种纠偏必然引起人们对思想政治教育价值的重新定位和思考。近年来，国际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的尖锐斗争和国内思想政治教育领域的复杂情况使我们深深感到，如果不切实认识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这一党的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就会贬值，甚至缺失。江泽民指出：“搞好精神文明建设，抓好思想政治工作，是我们办好一切事情的保障，绝不能‘一手硬，一手软’。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

文明建设必须一起抓。思想政治工作只能抓好，不能放松”。^①这是因为，第一，实行对外开放，特别是中国即将成为 WTO 成员国，一方面吸收外国大量建设资金，学习借鉴资本主义国家先进的管理经验，引进竞争机制，促进社会主义的发展。另一方面西方资产阶级的价值观、世界观不可避免地渗透进来，这就需要有强有力的思想政治教育剥离这种消极影响。第二，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来，社会的经济成分、分配方式、就业方式和生活方式更加多样化，收入差距也进一步拉大，社会关系发生了更大的变化，各种利益矛盾接踵而来，这就需要思想政治教育疏导心理障碍，平衡心理，化解矛盾。第三，国际范围的斗争更需要加强内部思想政治教育。当今世界，多极化趋势在继续，但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仍然存在并有新的发展，西方敌对势力加紧对我国实施“西化”、“分化”的政治图谋，不断进行思想文化渗透。“西方国家正在打一场没有硝烟的第三次世界大战。所谓没有硝烟，就是要使社会主义国家和平演变”。^②那么，要取得这场战争的胜利，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加强思想政治教育。第四，经济全球化是新世纪思想政治教育面临的新的国际背景^③。以市场经济为经济形态，以跨国公司为重要经济活动载体，以生产、贸易、信息、金融的过程和行为全球化为特征的经济全球化趋势加快发展。经济全球化突出地表现在生产的全球化、贸易的全球化、金融的全球化和信息的全球化等方面。经济全球化趋势使各国经济活动更加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信息传播更加迅速，文化交

^①中共中央宣传部：《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论思想政治工作》，7页，北京，学习出版社，2000。

^②邓小平：《坚持社会主义，防止和平演变》，见《邓小平文选》，第3卷，34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③参见顾海良：《把握新特点形成新思路探索新途径取得新成绩》，载《教学与研究》，2000（8）。

流更加广泛，这为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提供了更加广阔空间的同时，也对思想政治教育价值的实现提出了严峻的挑战。这种挑战对人的素质，特别是人的思想政治素质的培养提出了许多新的要求。这种新的要求表现在对所培养的新人，一方面要能够了解经济全球化的运作，能够适应和参与经济全球化过程，另一方面又要能够深刻理解世界经济和政治格局变化的性质及其趋势，能够冷静应对这一变化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各种不同的复杂局面。这就要求所培养的人既要有现代科学技术和世界经济、经济管理等知识和素质，也要有维护国家主权、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的政治素质，以及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思想素质等。这些一代新人所应具备素质正是新世纪思想政治教育价值实现理应着力追求的重要目标之一。第五，现代科学技术革命不仅给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装上了加速器，而且对人自身的发展，尤其是人自身的思想政治素质、伦理道德素质的发展提出了新的挑战。以计算机的发明和广泛应用为标志的新的科学技术革命，实现了人的“智能”的解放，但是，随着人的智能的解放，人们又开始轻视自己的智能，进而轻视人自身的智力培养和精神生活的提升，其中包括人自身的道德修养、伦理提升、品质和品格锤炼等。由此可见，关注人的思想政治素质、伦理道德素质的发展是思想政治教育价值问题研究的时代背景。第六，既然我们的最终目标未变，那么，我们共产党人就必须发挥思想政治教育的功能，在改造客观物质世界的同时，改造主观世界。这是人的精神需要透析的重要环节。

近年来，中共中央在下发《关于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的若干意见》和江泽民关于宣传思想工作和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指示精神后，中宣部又编辑出版了《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论思想政治工作》一书。在 2000 年初召开的九届人大三次会议上，人大代表对当前的思想政治教育表现出尤为关注的态势。2000 年

“七一”前夕，党中央召开了历史上第一次全国性的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会议强调，“新形势、新任务以及思想政治工作的现实状况，要求我们必须大力加强和改进党的思想政治工作”。新世纪伊始，江泽民在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的讲话中强调指出：“我们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要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依法治国，同时也要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以德治国。”一方面，以德治国是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在我国社会经济步入新的发展时期所提出的重要治国方略，是在深刻总结国内外治国经验的基础上做出的科学论断，是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重大发展。“以德治国”思想对于加强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大力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具有极其深远的历史意义。另一方面，思想政治教育在“以德治国”的过程中大有作为，其价值会日益实现。所有这一切都理性地表明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性以及研究思想政治教育价值的迫切性。

因此，对思想政治教育楔入价值哲学的思考，无疑是时代的重要命题。

第二节 思想政治教育价值研究的主要方法

对于思想政治教育价值的研究，可以并且需要从多方面展现，因此也需要多种方法才是可能的。除理论联系实际、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外，还应有以下基本方法：

第一，从抽象到具体的矛盾转化法。在厘定思想政治教育价值概念过程中，采取的就是这种研究方法。而且这是贯穿全文的研究方法，研究思想政治教育价值就是要抽象和升华思想政治教育的地位和作用，进而将其上升到具体，形成理性认识。抽象概念是一种思维形式，它获取内容的方式是抽取研究对象的某一共

同点，因而，一个抽象概念反映某一特定的关系、某一阶段、某一方面的属性，实际上是反映事物的质。具体概念是高级阶段的思维形式，反映研究对象的多种多样的关系和属性，并将它们综合统一，反映事物的本质。对思想政治教育价值来说，从抽象概念上升到具体概念，我们的思维路线是先从哲学关于价值的定义出发，给思想政治教育价值下了一个抽象的定义，接下来让它与思想政治教育实践中的现实的价值关系和思想政治教育所历经的事实发生联系。这样，让抽象概念的合理思想成分在其具体化后的逻辑框架中再现。反过来说，是要让这个具体概念处在更深层次，能够包容所有关于思想政治教育价值的质的认识，这就是我们所追求的关于思想政治教育价值本质的认识。

抽象概念上升为具体概念基于下列逻辑步骤。一是首先要获取思想政治教育价值的抽象概念。概念中理所当然包含许多抽象思想，即思想政治教育价值的某个方面、某种特性、某种认识的“碎片”。它是用来为理性思维加工准备材料和内容的。二是揭示即将形成的具体概念。以具体概念的结构来组织抽象概念所表达的思想内核，在思维中实现综合统一，从而完成从抽象到具体的矛盾转化。对此，马克思说，“具体之所以具体，因为它是许多规定的综合，因而是多样性的统一。因此它在思维中表现为综合的过程，表现为结果，而不是表现为起点，虽然它是现实中的起点，因而也是直观和表象的起点。”^①

第二，正向研究与负向研究相结合的方法。思想政治教育价值在其现实存在和运行过程中，既有结构合理、运行协调的积极的一面或可能性；也有结构错位，运行失调的消极的一面或可能性。前者是思想政治教育价值各系统之间的一种良性运行状态，

^①马克思：《导言（摘自 1857～1858 经济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2 卷，751 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

后者则是恶性运行状态。只有客观地分析和把握思想政治教育价值存在和运行的这两种状态及其相互联系，才能真正把握思想政治教育价值的全面性，避免认识上的片面性、简单化和实践上的“一刀切”“一锅端”等极端行为。

客观地分析和把握思想政治教育价值存在和运行状态的表现和机制，揭示思想政治教育价值的本质，是思想政治教育价值的正向研究。它要求研究者准确地把握思想政治教育的内涵、特征、形态、评价的基本标准和实现的基本规律。思想政治教育价值负向研究，就是客观地分析和把握思想政治教育价值恶性存在和运行状态的表现，以理性的批判态度，运用判断思想政治教育价值是否良性运行的客观标准，否定那种悖离思想政治教育价值健康发展的支流和趋向。

第三，静态结构与动态结构研究相统一的方法。思想政治教育价值从形态上看，既有静态结构又有动态结构。以思想政治教育的社会价值形态为例，其静态结构由经济价值、政治价值、文化价值、生态价值等四个方面组成，要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的社会价值目标，一般都需要从这四个方面着手。思想政治教育社会价值的发展，一般也应从这四个基本方面来规划和检验。思想政治教育社会价值形态的动态结构主要是指在时间和空间之间，思想政治教育社会价值的发展变化，也就是指其静态结构在时空中所发生的演进和变迁，它包括经济、政治、文化和生态价值四种形态的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在时空中，这四种形态不仅各自发生着变化，它们之间的相互联系也发生着变化，因此，它是包括历时性和共时性变化在内的动态结构。

要科学地把握思想政治教育价值的全貌，就必须把思想政治教育价值的静态结构与动态结构研究统一起来。这是因为，对思想政治教育价值静态结构的考察是不能脱离其动态结构的，思想政治教育价值也只有在这种动静结合的结构中才能发挥出来。如

果思想政治教育价值没有一种相对静止、稳定的结构，其内容和性质就无法掌握，人们也就无法认同它了。因此，思想政治教育价值形态必须有相对静止的结构，这是保证其价值正常发挥的必要条件。然而，思想政治教育处在不断运动和变化的价值关系中，其价值都时时刻刻发生着变化，并且他们之间的相互联系也在不断地改变运动方式。正如普里高津所指出的，“在复杂系统中，不仅系统的每个态，而且把系统作为模型化的定义本身，一般说来都是不稳定的，或至少是亚稳定的。”^①

第四，系统论方法。系统论方法是把研究对象作为系统，用系统论的一般原则指导具体对象的研究。从系统论的观点看，任何一项社会认识，不管其层次如何，都必须既将其纳入到更大的系统中加以考察，以确定其边界，外延和周边关系，又必须充分而详尽地考察构成该系统的各种要素方面及其相互关系和这种关系在相互作用中可能发生的演化及过程。一方面，研究思想政治教育价值要做具体微观的分析和研究，确切地把握思想政治教育价值的内涵和特征。另一方面，又要把思想政治教育价值问题放在整个人类历史和社会发展的全景中进行系统考虑，把这一问题纳入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历史等复杂网络中进行总体的把握和理解。对思想政治教育价值的客观把握，又必须以对思想政治教育价值问题的微观阐释为依据和基础，既不能流于形式和空洞，又不能陷入妄想和臆断。

社会本身是一个结构复杂、功能多样的巨大系统。与之相缠绕的思想政治教育也是一个系统，在这一系统中包含着无数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既相互分离又相互制约的实际社会要素和方面。这些要素方面又各自以特有的方式成为相对独立的系统。思

^①【法】伊·普里戈金、伊·斯唐热著，曾庆宏、沈小峰译：《从混沌到有序》，253页，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

想政治教育价值的生成和演进就是在它们之间的实际相互作用中展开，并作为相互作用所形成的合力而得到实现的。因此，系统论方法就是在系统与要素之间，要素与要素之间以及社会系统与外界环境之间的相互关联、相互制约的关系中考察和把握思想政治教育价值，是对思想政治教育价值进行科学认识的重要思想和方法。它抛弃了片面分析问题的认识方法，把重点放在分析客体的整体性上，放在揭示事物多种多样的外部联系和内部结构方面，注重于对事物进行动态分析。系统论方法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现代科学研究的新水平。

当然，思想政治教育价值的研究方法应该是一个综合的方法论体系，上述几种只是其中最具代表性、最典型的方法。实际上还有许多研究方法原则，像社会心理学方法、文化人类学方法、经验方法、抽象方法、实证方法、发生学方法、信息论方法等，不一而足。思想政治教育学是一项实践性较强的科学，因此，思想政治教育价值研究还将涉及文献法、调查法等具体操作方法。

第三节 思想政治教育价值及其 相关研究的现状视阈

对思想政治教育存在意义的追问，作为一种把握人和社会和谐共融的哲学思维方式，产生于新的历史时代。但它只是一种发端，无论从其所指的结论还是所论的思维方式来说，它都是无定论的无定性的未成文论。它将在自身的进行时态的历史演变中不断展开自身的魅力和价值，转换着自身的内涵和形式，拓展着自身的时间和空间，追寻的永恒成为永恒的追寻和永恒的话题。

梳理思想政治教育价值的研究现状 (Visual Fields of the Present Situation of the Studies on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s Axiology)，首先要梳理出价值论和教育价值论 (axiology and educa-

tional axiology) —— 即作为价值之“一般”和作为价值之“特殊”的研究现状。

价值理论的形成与发展最初是在政治经济学领域中进行的，并成为经济学理论的重要范畴。最初把价值概念引入哲学领域，并企图通过价值概念来克服客观主义与主观主义对立的是新康德主义者。其著名代表人物李凯尔特认为，只有随着价值问题的解决，我们才能大体接近与价值有关的主体问题。“价值论”的形成是在 19 世纪下半叶的事，最初为法国哲学家 P. 拉皮埃 (P. Lapie, 1868 ~ 1927) 和德国哲学家 E·哈特曼 (Eduard Hartman, 1842—1906) 所采用，尔后致力于这方面研究的学者越来越多，其主要著作有拉皮埃的《愿望的逻辑》(1902 年)，《哈特曼价值论概论》，经院哲学家赫森 (Jahannes Hessen, 1889—1971) 的《价值哲学》(1973 年) 和实用主义者杜威的《价值学说》(1939) 等。这些价值论研究尽管提出了一些值得思考的问题，但大都属于唯心主义的范畴。西方资产阶级价值论大致可分为两大类：第一，主观唯心主义的价值论，认为价值是由个人的利益、欲望等所决定，价值可以因人而异，价值是主观的、相对的。其代表人物有奥地利的迈农 (Alexius Meinong, 1853—1920)、美国的杜威和刘易斯 (Clarence Irving Lewis, 1883—1963) 等。第二，客观唯心主义价值论，把价值看做是超越现实世界的规范和理想。其主要流派有人格主义，新托马斯主义^① 等。

当代中国价值论研究始于上个世纪 80 年代，初起的标志是林汝楫在《学术月刊》1980 年第 10 期发表的《马克思主义论事实的认识和价值的认识及其联系》一文，这篇文章从哲学层次上对价值问题作了探讨，大大启发了人们的思路，受到学术界的广泛重视。1981 年 8 月 8 日，何祚榕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题为

^① 参见黄济：《教育哲学通论》，413、415 页，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1998。

《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的文章，郑重地向学术界推荐杜汝楫的文章。这以后，《光明日报》、《哲学研究》、《国内哲学动态》、《社会科学战线》、《江海学刊》、《青海社会科学》、上海《社会科学》、《学术月刊》、《社会科学辑刊》、《中国社会科学》等报刊相继发表了一些关于价值问题研究的文章，这样，价值哲学研究热在国内逐渐兴起。上个世纪 80 年代以来，我国价值哲学研究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 1980 年到 1986 年，着重研究价值认识、价值与真理问题。这一阶段，有影响的论文有刘奔、李连科的《略论真理观和价值观的统一》，提出了真理与价值的统一问题，对我国价值哲学研究起了重要推动作用；李德顺的《真理与价值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原则》一文，进一步深入探讨了真理与价值的统一问题；袁贵仁的《论价值真理概念的科学性》和薛克诚的《客观真理刍议——兼评价值真理》的文章，把这一问题的讨论推向了高潮。这一阶段出版的主要著作是李连科的《世界的意义——价值论》。

第二阶段是 1987 年到 1993 年，研究的重点是价值的本质及价值哲学研究的方法论问题。这一时期的主要论文有郝晓光的《对所谓普遍价值定义的否定》一文，这篇文章促进人们去思考使用价值与哲学价值的关系；张岱年的《论价值的层次》一文，认为主体需要的满足确实是价值的一项重要含义，但需要也有一个评价问题；何祚榕的《什么是作为哲学范畴的价值？》一文，提出价值具有二重性，即外在价值和内在价值；王玉樑的《客体主体化与价值的哲学本质》一文，提出了哲学价值的新定义，即价值是客体对主体（生存、发展、完善）的效应，最根本的是对社会主体发展完善的效应；赖金良的《主客体价值关系模式的方法论特点及其缺陷》一文，从方法论的角度指出主客体关系模式是近代以来形成的一种认识论中心主义的模式，以此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是不适合的。这一阶段的著作颇丰，先后出版了

十几本重要著作：如李德顺的《价值论——一种主体性研究》；王玉樑的《价值哲学》和《价值哲学新探》；王克千的《价值之探求》和《价值是什么——价值哲学引论》；万俊人的《现代西方伦理学史》（上、下）赵馥洁的《中国传统哲学价值论》李连科的《哲学价值论》袁贵仁的《价值学引论》江畅的《现代西方价值理论研究》，等等。

第三阶段是从 1994 年到现在，研究的重点是评价论、邓小平的价值观问题。这一时期主要论文有王玉樑的《邓小平价值观初探》；张桓的《坚持理想与现实的统一——学习邓小平同志的价值观》和李存山的《实践标准与价值标准的统一》等。这一时期的主要著作有马俊峰的《评价活动论》冯平的《评价论》陈新汉的《评价论导论》和《社会评价论》；余育德等的《社会主义社会价值论——“三个有利于”的正确认识与运用》；王玉樑的《邓小平的价值观》^①等。

从以上研究可以看出，国内价值论研究的特点是：② 理性化；注重实际，注重物质生活实践；强调事实与价值的统一；突破心理学主义倾向，立足于社会历史和文化思想史发展的宏观视野进行研究。存在的不足是：一定的教条化倾向，实证性研究的薄弱和不足；认识论色彩较浓，尚未构建出价值论独特的研究视角和方法论体系；对人的价值的研究比较薄弱。

关于教育价值论的研究现状，据我们查阅的资料统计，自 1978 年以来共有 100 多篇论文和一本专著问世，一些《教育哲学》与《教育原理》等方面的著作，对此问题也多有论及。概括起来讲，教育价值的研究大体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 1978 年至 1986 年，此间教育价值论研究蕴含于其他领域的研究

① 参见王玉樑：《20 年来我国价值哲学研究》，载《中国社会科学》，1999（4）。

② 参看马俊峰：《中国价值论研究特点与问题》，载《文史哲》，1999（5）。

之中；第二阶段，从 1987 年至今，在此期间，教育价值论研究已从相关领域中分化出来，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研究领域。

在第一阶段，由于国家工作重心的转移，“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的讨论等使人们的思想大为解放，观念逐步更新。人们在反思历史、重估历史价值的同时，也试图进一步认识教育的价值。中国始于 20 世纪 70 年代末的关于教育本质的大讨论，应该说是教育理论界思想解放的开端。这场讨论围绕“教育是否是上层建筑”而展开，当时，在批判“教育是阶级斗争的工具”、“学校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这种对教育本质片面认识的基础上，提出了教育既有阶级斗争工具职能，也有生产斗争工具职能；教育与社会生产力的联系是本质性的联系，是教育本质属性的表现。这场讨论突破了“教育是上层建筑”的已有认识，确立了教育为经济建设服务，教育必须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新型教育经济价值观念，为教育价值论研究提供了丰厚的学术土壤。从单一的教育政治价值转向对教育经济价值的关注，是这一时期的显著特点，此时的教育价值论研究与教育本质、教育功能的研究结合在一起，是融合于这两者之中的。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

在第二阶段，中国哲学界率先在“价值论”领域打开突破口，酿成了“价值热”；高扬人的主体意识“重建人的自我意识”是这场价值热所带来的普遍社会效应。与此同时，教育理论界也开始引介西方教育哲学流派，如人本主义、存在主义等。在引介过程中，开始重新思考教育价值问题，被中断多年的教育价值论研究，得以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再次起步。教育价值开始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研究领域。在此期间，不少论者指出，仅看到教育是阶级斗争的工具和生产斗争的工具是不够的，这种认识在思想上有一定的局限性，因为它只看到教育与社会结构整体的价值关系，忽视了教育与人自身发展的价值关系。这种教育价值观不

仅导致了教育理论研究中没有人的地位、人的价值，导致了教育实践中忽视人的个性和创新精神的培养。基于这种认识，许多论者对“教育在人的发展中的价值”；“教育价值与人的价值之间的关系”等论题进行了阐发。从教育的政治价值、经济价值转向对人的价值的关注，可以说是这一时期的显著特点。与此同时，教育的政治价值、经济价值等的探讨仍未中断，尤其是关于经济价值的研究仍呈方兴未艾之势。

关于西方教育价值论研究，我们认为，西方关于教育价值观方面的研究对本论题有一定启发意义。概括起来，大致有以下几类：第一，以个人为中心的教育价值观。它又称人本论、自由主义的教育价值观。主张教育不是为了社会的功利目的，而是为了受教育者本人，促进他们在人性、理性等方面的发展，把它们培养成为所谓自由、完善、和谐发展的个人。这种价值观认为教育的基础应直接定位于个体发展的自然规律和个别差异性上，并且从人的自由发展推导出教育的自由与自治，强调学校应成为超然于社会之外的象牙塔。其代表人物是杜威、卢梭、马斯洛、罗杰斯。第二，以社会为中心的教育价值观。它又称服从论、国家中心主义教育价值观。主张把社会需要作为教育的全部出发点和归宿，主张为了社会而不是为了人自身来培养人。该价值观的典型形式是以国家为中心，即把教育的一切方面全部纳入国家需求的轨道，使教育成为统治阶级进行统治的工具，其代表人物是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凯兴斯泰纳。第三，唯技术的教育价值观。主张将教育视为“理性的生产”，认为教育就是为了生产出明确的、可以测量的产品；教育结果是可以标准化的、量化的或其他的客观考试来测量的认知能力、知识单元和智力技巧；提高学习者的能力和技巧，是为了使他们在今后的经济生活中更好地适应生产过程和在个人生活中做出明智的决定，其代表人物是桑代克、斯金纳。第四，结合论的教育价值观。这种观点认为社会需要必

须与个体发展需要相结合,教育不仅要适应、满足社会需要,同时也必须有助于个性发展。这是马克思主义的教育价值观,它代表着人类历史进程中最先进的教育价值取向。

以上哲学价值论和教育价值论的研究成果无疑能给我们的这一论题提供有益的参考,但是,与之不同的是思想政治教育价值论研究还处在刚刚起步阶段,有关思想政治教育价值论研究的专著为零,论文也稀缺。因此,此领域的研究空间较大。

立足于人类思想政治教育的宏观视野,重点关照现代尤其是新的时代背景下的思想政治教育价值论研究。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中,我们党一直用“生命线”来说明思想政治教育的地位和作用,如“政治工作是红军的生命线”;^①“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等论断。这是党对思想政治教育重要性所作出的最形象、最本质的概括。

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随着思想政治教育科学化和思想政治教育学的创立,理论和实际工作者才开始思考并着手研究这一论题。大多数思想政治教育专著和教材辟专章论述思想政治教育的地位和作用,表达虽然有所不同,但实质都是对思想政治教育“是如何”的事实认识,是对思想政治教育实践经验的总结。如邱伟光、邱柏生认为,“思想政治教育有着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一方面,思想政治教育的意义是客观存在的,它是由思想政治教育在社会结构中的地位和在社会经济建设、政治发展和文化建设中的作用所规定的。另一方面,思想政治教育的意义是需要不断理喻和认识的,只有真正科学地从社会结构与社会活动的大局上认识思想政治教育的战略地位和作用,才可能始终不渝地重视和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发挥它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重要作用。”^②王礼湛认为,“思想政治教育的地

^① 邱伟光、张耀灿:《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121页,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

位和作用就是指思想政治教育在人类文明进程中的特殊位置和功能，完整准确地把握思想政治教育的地位和功能具有深远的理论意义和重要的实践意义。’^① 张耀灿认为，“思想政治教育的地位，并非谁说它重要就重要，谁说它不重要就不重要，它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而是由它本身固有的规律决定的。思想政治教育从本质上讲，属于社会意识形态范畴，是属于上层建筑领域的，它由社会存在、经济基础所决定，是一定的社会存在、经济基础的反映，又对一定的社会存在、经济基础产生反作用，为这个社会存在、经济基础服务。’^② 罗洪铁主张用思想政治教育的社会职能说，他认为，“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一项重要的社会活动，自然有其社会职能，即它对社会发展应起什么作用，不仅对于正确认识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而且对于开展好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具有重要意义。’^③ 以上研究表明学术界已关注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问题，但对思想政治教育价值的本质和内涵还未能从价值哲学的高度予以揭示。经过多年的思考，在 2001 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学》一书中，我尝试作了这样的界定：“思想政治教育价值，是人和社会在思想政治教育实践——认识活动中建立起来的，以人的思想政治品德形成和发展规律为尺度的一种客观的主客体关系，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存在及其性质是否与人的本性、目的和需要等相一致、相适合、相接近的关系。这种关系是思想政治教育在其教育活动和社会关系中合乎人的发展（尤其是思想品德的形成和发展）和人类社会进步（尤其是精神文明的进步）的目的而呈现出的一种肯定的意义关系。”^④

①王礼湛：《思想政治教育学》，84页，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1989。

②张耀灿：《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83页，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1988。

③罗洪铁：《思想政治教育学专题研究》，116页，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

④张耀灿等：《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学》，10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